



旋龙服虎

汪大凯
著



团结出版社



旋龙服虎

汪大凯 著

序言一

《旋龙服虎》反映建党初期发生在湘鄂西的一段革命历史。时间不长，涉及地域不广，故事比较简单，就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及地方反动势力之间开展的一场生死搏斗。但贯穿着可歌可泣的斗争层出不穷，情节复杂，斗争残酷，险象环生，增加了革命坚定性，体现了红军大革命时期以下特色：

一、革命必须坚定信仰，有正确的领导。以贺龙军长为代表的党的领导，自始至终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坚定一个信仰，即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脱劳苦大众的疾苦，解放全中国。当贺龙刚刚举起两把菜刀闹革命时，汪精卫即策划扼杀，派贺龙的老师郭雅儒来劝说学生“弃暗投明”。贺龙闻之，严肃地质问郭先生，你枉为人师，明暗不分。当即骂走了这位糊涂先生。1925年蒋介石派特使熊贡卿又来劝说贺龙弃共投蒋，贺龙闻之，怒火冲天，立即不予思索地枪决了来使。他的革命正气扬名天下，这正是革命领导者的坚定意志和勇气。他在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坚贞不渝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还表现在坚决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上，当革命濒临绝境时，肃反办公室主任夏曦执行“左”倾路线，已经错杀了陈协平、段德昌、王炳南、汪毅夫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的领导，他还要继续这种路线时，贺龙正气凛然，敢于叫停，不仅阻止了一场浩劫再次发生，还能顾全大局，团结挽救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领导，一起战斗，真是一位高风亮节、心胸坦荡的革命典范。

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应当顺势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在苦海无边中挣扎，“如何渡过一切苦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有压迫就有反抗。当时盘踞在湘西的反动军警就是当地“联防团”与国民党第十军的34旅，勾结在一起，无恶不作，迫害穷人。因此组织穷苦大众闹革命，这是唯一出路，才是彻底解放自己的真理。革命不是简单的斗争，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不同敌情、环境、自身条件等情况，巧妙与敌周旋，作品设定贺龙部下打入敌人心脏，亦官亦僧，几进几出，经过多次化险为夷，不怕艰难险阻，有牺牲才有胜利，有智谋才能使根据地巩固发展。湘西革命斗争的经验就是有关事物发展的四条真理，从而使湘鄂西的革命斗争势如破竹，红遍湘西。

三、革命的红二代是继承父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兵。许多烈士子女，他（她）们对共产党忠诚不渝、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他（她）们苦练杀敌本领，敢于创新，一切为了先烈未竟事业，贡献自己一切，为本书增加了许多信心及神奇色彩，提供了革命成功的保证，不愧是红色榜样与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四、革命离不开群众，鱼水之情情意浓。剧中的红嫂形象，鼓舞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党的群众路线做出了榜样。

最后，应当谢谢作者，不忘革命历史，用大笔法写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把红军大革命时期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转化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信心，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我们的两个百年大庆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仅此将读《旋龙服虎》的几点体会作为“序”。

米叟 陈子平写于天津

2013年1月

陈子平系烈士陈协平的胞弟，现年九十高寿，毕业于湖南大学，硕士学位，一九四九年

刚解放时，东北区人民政府来湖南招聘，他应聘为东北区人民政府主席。后为高岗的秘书，随高岗进京工作，现居住天津。

序言二

农民作家汪大凯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旋龙服虎》，讲述了贺龙元帅“通道会议”前后、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战斗历程，重点是奔袭浯溪河的战斗，讲述了这次战斗为红军长征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作品。

汪大凯同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太平桥乡的一个小山村，自幼喜爱文学，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又在陕西某兵工厂工作，增加了生活阅历，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凭他对文学的热爱，创作出了《尧舜剑》、《蓝大武传奇》等多部长篇小说。作为他77岁高龄、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农民来讲，对文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尊重的。尤其这部作品倾注了汪大凯同志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把整个行军路线步行走访了两遍，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形成了这部小说，我认为，这部作品应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黄建军

2013年3月8日

黄建军是桃源人，武汉大学毕业，部队营级干部转业，是一位近代军史文学爱好者。

前言

观音桥上访智莲 神坛下面拜天灵
随师云游精灵洞 瑜伽内丹功当成

一九二八年，石门南乡暴动失败，红四军退走丝茅冲，红军师长牺牲，将军马前托孤，我地下党陈鹏举潜入敌部十几年。

烈士女儿长大，为党做地下工作，用计谋玩弄敌人于股掌，施道法，与虎谋皮，最后牵走敌人警卫团。

龙出大海，往东去，贺金莲急呼：飞兵待援。

贺旋龙急调头竟往西，“通道转兵”，万里长征行路难，千军万马，举首望延安。北上抗日，铁流滚滚，挺进冀中保中原。

陈小龙飞天除巨毒，为革命立战功。

罗亭慈岗施法术，消灭敌人有数万。国共两党联手抗日，中华儿女，复兴中国，一统江山！

目录

序言一

序言二

前言

引子 军魂

上篇 湘西烽火

第一章 跳出虎口

第二章 泥沙夺枪

第三章 洪家关起义

第四章 南乡暴动

第五章 阵前救孤

第六章 邬阳关收“神兵”

第七章 陈小龙出山

第八章 濒临绝境

第九章 流水欢歌

第十章 梵净山遇难

第十一章 蟒洞寻踪

第十二章 木黄合兵

第十三章 智取永顺

第十四章 伏袭龙家寨

第十五章 再克桑植

第十六章 湘西一片红

中篇 奔袭浯溪河

第十七章 通道传令

第十八章 澧水抛鱼

第十九章 沙盘布阵

第二十章 挥师东进

第二十一章 宝剑峰除奸

第二十二章 将军让马

第二十三章 古井寻父

第二十四章 三阳取道

第二十五章 明月访贤

第二十六章 庵堂会母

第二十七章 大战六斗坪

第二十八章 喋血界山垵

第二十九章 南岳会战

第三十章 浯溪飞爆

第三十一章 河湟烧香

第三十二章 贺旋龙还衣

第三十三章 起义共举

第三十四章 江山如画

下篇 挺进冀中

第三十五章 龙出大海

第三十六章 泪洒毕节河

第三十七章 血染乌蒙山

第三十八章 归化寺捐粮

第三十九章 雪山救鸿

第四十章 举首望延安

第四十一章 铁流滚滚

第四十二章 挺进冀中

第四十三章 慈岗会战

尾声：灵前吊孝

后记

开篇诗

湘西形胜历兵争
秘宇禁山聚精英
伏虎降龙驱外侮
九州大地壮军魂

引子 军魂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 5 点，贺旋龙高大的身影屹立在南昌鼓楼总指挥部，举枪射击敌前沿的一位团长，枪声响后，敌团长应声倒下，南昌起义总指挥贺旋龙接着高声大喊：“南昌起义开始！”

贺旋龙指挥他的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全师向朱培德占据的南昌大小营盘发起进攻。

第一师三团三营长王炳南闻枪声，随即指挥全营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从睡梦中醒来，举手喊道：“我们投降。”

同时，叶挺的第一军与朱德的警卫团开始全线包围敌营，对敌人展开拼杀。

激战至上午 11 时，全歼南昌国民党的守军 3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械 5000 余支（挺），子弹 70 余万发，大炮数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胜利成功了，鲜艳的红旗在总指挥部鼓楼上迎风飘扬！

上篇 湘西烽火

第一章 跳出虎口

武汉三镇抗红暴 蒋汪合流设大牢

一声枪响作别去 跳出虎口万里遥

一日，贺旋龙来到武汉。武汉三镇紧急戒严，全城张贴捉拿贺旋龙的告示：“共产党的大头目贺旋龙逃来武汉，捉到贺旋龙赏大洋一千块。”武汉国民党党部大楼，哨兵林立，戒备森严，来往人员行色匆匆。偶尔有几辆小车开进大楼。

会客室里，汪精卫站起来迎接郭雅儒。汪精卫说：“郭公，请你与贺旋龙一谈，他已来武汉，事成后与郭公平分……”郭雅儒听到汪精卫一席话说道：“汪公，贺旋龙乃是江湖草莽出身，难以成事。”汪精卫道：“他是你的学生，不可能不念师生情谊吧。”郭雅儒诺诺退出。

一日，郭雅儒撞进了贺旋龙秘密住所。贺旋龙仍以军长的身份接待：“郭公，有何公干？”郭雅儒道：“南昌起义失败，军长何去何从？”贺旋龙说道：“您不是给我起的大名叫贺旋龙吗？龙出大海！”

郭雅儒劝道：“云卿，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执着与共产党为伍，不如归顺汪精卫吧！汪精卫说事成后天下划江而治，武汉三镇由你治理。”贺旋龙猛站起来，怒道：“我不中汪精卫的圈套。”贺旋龙送走了来客，砰的关门，周逸群与陈鹏举打开窗户，三人从窗户逃了出去。一群特务冲进门，四处寻找。屋内一阵枪声，召来了早已准备好的巡警，将郭雅儒以扰乱社会治安予以逮捕。

第二天，警察局贴出公告：“罪犯郭雅儒鸣枪扰乱社会治安，判以枪毙。江汉警局”原来是我党早安排好的“桃代李僵”。

贺旋龙身穿海豹大衣，戴着茶色眼镜，手举金猴头拐杖，在一位师爷和几位保镖的保卫下过汉口往江北大路迅速走去。

这时，在去江阳的大路上，一位精瘦而穿戴不整的猎人，背一麻袋山货向巨商贺旋龙走来，麻袋肮脏不堪。周逸群从他一拐一拐的姿势看出破绽，这位背山货的猎人是一位负了伤的军人。陈鹏举发现他破黄裤上有血迹，断定是我们的同志。他走前问道：“你是什么人，往哪里去？”猎人回答：“是打猎的，背点山货去卖钱，给我娘买药。”贺旋龙听出他是桑植口音，于是拿掉墨镜仔细辨认，惊叫道：“你不是芦冬生吗？”猎人看清楚是贺旋龙，说道：“你是我们的军长？”贺旋龙将虎皮大衣敞开，亮出黄色将军服道：“我是贺旋龙。”说着伸手去摸他干瘦的脸。

芦冬生膝跪在地，好像小孩见到娘，放声嚎哭起来：“真是我们的军长啊！我们的大哥来了。”他用枯干的双手揉捏着贺旋龙的虎皮大衣。陈鹏举笑说道：“你不要把你大哥的虎皮大衣搞脏了，还要卖钱的。芦冬生处在贺旋龙耳边说：“我背后有的是钱。”周逸群说：“什么宝贝，怕我们抢你的？”贺旋龙告诉芦冬生：“没关系，大家都是一家人。”陈鹏举走前提起麻袋一瞧，几个斑鸠从袋中飞跑了。他气骂道：“什么宝贝，骗我们的。”周逸群看出了真货，伸手翻出了黄色的金子。贺旋龙：“冬生，你真有本事，哪弄来的？”芦冬生告诉他，是他们跟师长一起打土豪弄来的。贺旋龙一喜：“贺锦斋也在这里？我们终于到一起了。”

陈鹏举高兴地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学神功了。”贺旋龙问芦冬生：“贺锦斋在哪里？快引我们见锦斋去。”周逸群抬头一望，见大堤上一位穿破烂、拄棍的叫化子向他们走来，

说：“那不是贺师长来了吗？”

贺锦斋离他很远就高举着双手，大声欢呼：“我们的军长来了。”贺旋龙急步走向前，与贺锦斋拥抱在一起。贺锦斋说：“常哥，我们又到一块了。”贺旋龙说道：“是的，我的好兄弟，现在我们回来了，不甘心啊！”贺锦斋气愤地说：“哪个会甘心。军长，我们又拉队伍干。”

大堤上又涌来一批散兵余勇，听见师长大闹，以为又来了国民党兵，人人咬牙切齿大吵起来：“给老子打狗日的，我们一定要给死去的战友报仇。”大家向贺旋龙拥来，高声喊：“师长，打土豪。”一个断腿老兵高举拐杖朝贺旋龙打来。贺锦斋伸手挡住骂道：“瞎了你的狗眼，你打谁？这是我们的军长，是来救我们的军长。”

那位老兵认错了人，将拐杖丢到一边用双手打自己的脸：“你这瞎子，打谁？”“是我们的军长，我们军长来了，有救了，”大家全都跪下嚎哭。

大堤上吼叫道：“军长，走，我们跟你打国民党，打那些欺压我们的官老爷去。”贺旋龙双手拉起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受苦了。”有人说：“我们重新拿起枪打那些狗日的！军长，我们跟你干。”贺旋龙铮铮出语：“我们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我是共产党员，周主任是共产党员，你们的师长贺锦斋、团长芦冬生也是共产党员。”

周逸群站在大家中间说道：“我们不能群龙无首，我们跟共产党走，高举党的旗帜，在贺军长的带领下，进军湘鄂川黔边区，为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打土豪，打地主、恶霸”一片怒吼声响彻武汉三镇，江汉大地。

第二天，大年三十，瑞雪兆丰年，鞭炮响连天，家家户户喜庆新年。无钱的穷人和农民就沿路讨吃。在那北风呼啸的大堤上，贺旋龙、周逸群、贺锦斋领队伍打富济贫。很快，无数的群众也参加了红军。短短两个月，荆江大地，江汉平原、洪湖水等地，红军迅速扩大到三四千人，但武器不多。

第二章 泥沙夺枪

两把菜刀闹革命 泥沙夺枪杀团丁

中送红云西涌去 十八兄弟死求生

泥沙宾馆三楼摆设了十几张红漆大方桌，摆满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宴主身披羊皮大衣，戴着水晶眼镜，招呼客人：“王队长、李排长请入雅座。”他暗中指使十几位花枝招展的妓女对各位长官大献殷勤，极尽所能的勾引他们，他自己提壶把盏，说：“谷某今日为儿娶媳，感谢诸位兄弟的光临，大家请尽情的吃喝。我还特从常德画眉堤找来十几位姑娘陪各位尽兴。”女人们涂脂抹粉，身放麝香，妖声妖气，娇滴滴的抱这个吻那个。

这时又来了一位歌妓，尖声媚叫：“哥哥兴致高，妹妹抱郎腰，芙蓉帐内做一对戏水鸳鸯……”有的团丁抱住女人嘟舔，有的用手往女人下身去摸。大楼内，宴席间一片碰杯交酌，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划拳喊唱：“六六六，快吃肉，九九九，快喝酒。”

几位女游击队员乘机将迷魂药倒进酒壶内，肉鱼中，茶碗内。谷盲和众游击队员眼见一个个团丁，有的伏在桌上，有的倒在地上，糊吵乱骂，大叫大笑。不一会儿他们没了声息，呼呼大睡。

女游击队从团丁手中松开，溜出了酒楼，谷盲关上酒楼大门，锁了一把长长的大铁锁，也悄悄的离开了。

那边厢房内，联防团长斜靠在床铺上，嘴里叼着大烟，对贺英说：“贺英，事成之后，你给我多少黄金、土货（鸦片）。”贺英献媚道：“只要你给我二十支枪，我给你一千块大洋，

十斤鸦片土泡泡如何？高兴还给你送两位女人，够义气了吧。”

团长杨武烟瘾来了，打了几个哈欠说：“我不要两位女人，我就要你给我当押寨夫人，我们拉上队伍上太浮山做山大王。”他说着伸手去抱贺英。

贺英拔出匕首，对准联防团长的脖子说：“住手，枪在哪里，快带我去拿，否则要你狗命。”保安团长说：“只要你不杀我，我带你去拿枪。”

贺旋龙引着从武汉过来的人藏在联防局周周。等待贺英与谷盲的消息。

下午一点，谷盲与游击队碰头。谷盲告诉贺旋龙：“团丁全部倒地，快行动。”贺旋龙摆手说：“我大姐那边还没来消息。”他话音刚落，眼见贺英押着杨武向放枪的房间走去。谁知杨武出尔反尔，刚走到外面，就放声大喊：“我的兄弟都到哪里去了？快来救我。”我字还没出口，背后的贺英一刀割断了杨武的脖子。

此时，陈协平走来一招手，十八兄弟一齐行动。贺旋龙一脚踹开了放枪的房门，只见崭新的汉阳造挂了满屋，总共有八十支。

陈协平、郭天民等十八兄弟及桑植的谷盲、贺英带人迅速进屋拿枪。贺旋龙说：“妇女每人拿三支，由贺英带领赶快向桑植方向撤退，陈协平等入子弹上膛，准备阻击。”

泥沙酒楼的三楼上，众团丁慢慢地醒过来了，没有看见老板，知道中了贺旋龙的圈套。他们迅即从地上爬起来，惊慌失措的往楼下跑。他们在李队长、王排长的指挥下迅速往联防团跑，边跑边喊：“兄弟，团长坏事了，快！快拿枪保护杨团长。”

团丁们刚靠近联防团放枪之地，从草丛中“叭叭叭”响起了枪声。跑在前面的几个团丁应声倒下。后面的团丁害怕了，纷纷举手投降。贺旋龙站在大坪上说：“兄弟们，你们不惊慌，我是贺旋龙，今天我们缴了联防团的枪，打死了杨团长，我们不会杀你们。愿意跟我贺龙干革命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但是以后不能再干坏事，否则杨团长就是你们的下场。”说着，他掏出缴获的联防团长的枪“叭叭”两枪，吓得团丁一个个魂飞魄散，跪在地上举手投降。

这时，周围的群众围上来拍手欢笑：“打了联防团，穿衣吃饭不用愁。”有一个青年问：“我们也想跟你们闹革命，收不收啊？”陈协平说：“只要愿意，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热烈欢迎。”谷盲如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地说：“跟贺龙和我都是一样的，你们谁愿参加，就在我这里报名。”贺龙严厉阻止说：“陈协平，你一个人登记，莫乱了我们十八兄弟规矩。”桃源十八兄弟与大家欢唱。

歌声：十八兄弟手足情，

团结一致一条心。

同吃一锅饭，

同穿一身衣，

紧跟红军大哥闹革命。

第三章 洪家关起义

洪家关 展红旗 贺龙湘西建红军

政委任命陈协平 第一师长贺锦云

周逸群十几人跳出李觉第十军的虎口，迅速转到澧县、石门、泥沙。又将一部分革命干部留下，转到石门，在石门泥沙取得了胜利，弄得了大批枪支，与桃源十八兄弟在泥沙会合，往桑植方向前进。到达乌鸿，这是石门与桑植交界的地方。这里驻扎的敌人有一个排，排长带领士兵到老百姓家抓鸡打狗、哄抢东西，正好碰上贺锦斋、陈鹏举、芦冬生。排长拿着一支手枪指着芦冬生说：“你们是何处的乌龟王八蛋？敢到老子的地盘上来？快交买路钱来孝敬老子。”

芦冬生上前，掏出手枪朝排长吼道：“老子是当年二十军的，你认得贺旋龙军长？”排长一声传令：“冒充贺旋龙的二十军，给我抓起来！”贺旋龙一大步跨上：“我就是贺旋龙，

这位是二十军三师二团的团长，你不是给我当过几天马夫吗？快给他赔礼道歉。”

贺旋龙给他一个下马威：“给我捆起来！”

贺锦斋从中调和：“大家曾在一个军共事过，道歉不必要，只是快给军长弄点吃的。”那位排长闻言连忙赔礼道歉，并吩咐士兵将他们的午饭，让贺军长他们先吃。贺旋龙制止道：“在这兵荒马乱之年，不要骚扰群众，我们分着吃吧！”排长望着士兵端来的鸡肉，自己也在流口水，还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不饿，请军长先吃”。贺旋龙说道：“也行，我们先吃了，你们找一个大户弄些食物来，可不能骚扰穷苦老百姓。”

那个排长一个立正“是！”接着说道：“要是长官回老家桑植可不要走牛望溪，那里有罗启疆的部队”。李光耀说：“他不是石门县原军事部长？”“听说叛变了，石门、桑植这一带归他守驻，据说要调到石门南乡花薮坪。那地方共产党很厉害，你们绕过空壳树往桑植走，以免和他们接触”。

贺旋龙严厉说道：“我如今就是干共产党，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那些团丁闻听吓得遍身颤抖，一个个跪在地下像打败的鸡公向芦冬生、贺锦斋求饶。贺旋龙一招手：“都起来吧，我们今天不惊动你们，只是给你们的罗司令捎个信，要他给自己留条后路。”

十八兄弟泥沙夺枪后，部队又发展到三百多人。他们决定往桑植洪家关进发。

离洪家关十多里时，传来大姐贺英的口信，说洪家关各地势力为争地盘互相拼打，要他暂时停下来，待乱子平息后，泥沙十八兄弟的人马方可进入洪家关。

洪家关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各大、小财主均购有枪支，保卫自己的财产。贺旋龙接到大姐的口信大发雷霆：“什么权利、势力，只是为个人的财、权、利、地盘拼杀”。

他回忆，前两年在芭茅溪打盐局，老子差一点被杀了，父亲和小弟文掌被杀。这些回忆触发了他心痛，他骂道：“狗日的谷膏洋，他为了给谷家谋私利，企图吞掉共同搞起来的枪，去投靠‘罗棒棒’，在半路上设埋伏，安引线将我小弟抓到手中，要我出一千大洋买小弟的命，归还搞来的枪。”贺旋龙对大家说：“当时我自己也是穷光蛋，哪来一千大洋。”我对他们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谁知道这个杂种他怕我，就拷打我小弟逼钱：“快要你大哥拿500块大洋来，我就放了你”。谁知道我小弟也是有骨气的人，他对着谷膏洋大吵大闹：“要钱我大哥没有，要命老子有一条，你们再逼我就和你们拼了！”

谷膏洋私欲发狂，逼小弟也没拿到钱，他竟然将一个刚满十五岁的中学生用甑蒸，他说：“来人，你们用甑，蒸死他，老子吃他的心肝喝酒。”我小弟也不怕甑，为了不让大哥出钱，他一步跳进木甑。当几个打手将盖关上后，他还在大声喊：“大哥！你要为我报仇啊！”

说到这里，贺旋龙咽不出声来，在场的人都哭起来。贺英接着说：“我父亲看见小弟在甑里大喊，心如刀绞，拖起刀要与谷膏洋拼命。”谷膏洋翻脸不认人，“当！当”两枪把我父亲也打死了。我当时心痛得在地上打滚，爬起来冲出门要和他们拼杀。我刚跑两步就看见大姐领一群贺家宗族的人跑来，边跑边骂：“文常，你为什么没有骨气？父亲、小弟被他们杀了，你快领我们贺家宗族去杀谷家所有亲人和谷家宗氏满门，为父亲和小弟报仇，”一阵大吵大闹惊醒了，我们两族人相互杀死完了，谁去帮我们打敌人？我一声怒吼：“不要去！我也不哭了”，他们见我一吼，大家也不哭了，个个一屁股坐在地上抓泥巴，有的双手抱脑壳在怒，常哥说得对，我们自己杀完了自己，谁去杀敌人？这不是自毁长城？我立即将他们从地上拉起来，对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关怀和痛爱，我们不能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大家快回去把我父亲和小弟掩葬了，不能打我们自己的谷家亲友，仇人只能是谷膏洋一人。”

我回到家中见谷家人在灵堂跪了一满地，大家又调转身子给我和大姐磕头。我将谷姓的人都扯起来：“你们都起来听，罗棒棒又打过来了，要报仇只要谷膏洋一人，我们快拿起武器去打‘罗矮子’。”

贺旋龙的回忆刚完，他大姐接着说：“大弟你不要再提过去的事，问题是目前的乱子，

那枪声不是‘罗棒棒’的，而是从洪家关方向传来的。我们贺家、谷家甚至还有别姓别家的人不要为利欲熏心而互相残杀了。”

大姐从过去的深仇大恨中醒来，他大声骂道：“快走，我们去做说服工作，决不能让洪家关再重演谷膏洋斩尽杀绝有利于敌人的蠢事。先息事宁人，将那些狗日的蠢东西说服过来。”后边跟着一大群人向洪家关跑去。

贺旋龙一路人马来到洪家关的白龙桥。无数的人朝他跑过来，恶人先告状，争先恐后向他们的常哥、军长、司令官诉说对方的宿债冤仇。有的哭、有的笑、有的恶狗乱咬、乱吠，也有的乱跑乱跳，争取他们的军长司令保护自己，帮自己的忙。因贺军长是光明磊落的人，不听他人吹吹捧捧、拍拍打打。有的就操起家伙打了起来。

这时，贺旋龙对这些人说：“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曾经在他手下当过兵吃过粮的，不听他的，耀武扬威的，都默不作声了。他“吼”的一声站起来，拿出别在胸前的短枪严厉地说：“你们谁要再不听话我就枪毙谁。我不会再让我父亲和小弟的流血事件在我们这里发生，是什么时代了？是穷苦人闹革命时代，逢善的不欺，逢恶的我要严惩。听我这些道理的，是好朋友，好伙计，我们共同打敌人。不听我这条道理的请走开，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再横行霸道我就不客气。我是共产党员，说话算数。你们的师长贺锦斋、陈鹏举也是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他说得大家鸦雀无声，之后他指了指陈协平：“他也是党员，是湘西特委派来的党代表。如果我说错了请提出批评，请党代表宣布制度、法规、纪律。”

陈协平代表党委宣布：“贺军长讲的都是对的。我们不仅要按照所讲的去做，同样，在军事上我们也要紧跟他行动。大家有没有意见？”他问。“没意见！”全军上下一致同意，除了少数捣乱反革命被清洗或镇压外。参加红军有两三千多人。大家高举拳头宣誓：“我愿意参加红军，永跟共产党走，不变节叛党、英勇杀敌，为广大群众打天下。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常哥郑重指示，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谁不执行都要批评。”贺旋龙补充：“我也是一样。”

红军经过改编、整顿，召开了全体红军、游击队的大会。大会上，贺旋龙宣布“成立红军，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红军第四军。”陈协平宣布“今天成立湘鄂西红军第四军，省委呈报党中央批准，贺旋龙为军长，陈协平为党代表，贺锦斋为第一师师长，黄鳌为参谋长。”

第四章 南乡暴动

官见兵 不知名 枪响人跑急逃命

南乡暴动遭失败 协平鹤峰搬救兵

红四军成立之后，首先第一仗就是打洪家关的梅家山与白龙河。当时，贺旋龙未亲临指挥，他去鹤峰筹粮。新招收的士兵不听从新领导的指挥，恰遇罗效之刚叛变，想打一个胜仗。李觉的军队虽是初战，但十分勇猛。与刚组织的红四军对阵，几个来回后，红军败下阵来，气得贺军长的山羊胡子直抖“你们尽是饭桶！”其中有战士狡辩“是师长亲自指挥的”。贺锦斋也气得下巴呕起几尺长“饭没得吃，枪没得子弹，你来指挥？”他一屁股坐在石头上检讨“我未指挥好，打了败仗，你军长来指挥，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能打胜仗吗？”

贺旋龙闻贺锦斋讲的情况不无道理说：“这只是一方面，你就不能机动灵活？用计谋引蛇出洞，给他拦腰打，然后再金蝉脱壳溜之大吉？看我指挥再打一仗，保证取胜。”他将烟斗一丢，两袖往上一卷：“拿地图来。”

于是，几位领导围拢过来商讨。

自红四军建立后，湘西北变成国民党与红军割据对峙的状态。当地守军罗部唯恐红四军占领石门、常、桃等县，于是将他的三十四旅从洪家关、桑植前线调到湘北后方，将优势兵力集中两头，企图形成夹击之势，将红四军彻底消灭在萌芽之中。

不日，罗启疆受令迅速将他的三个主力团撤出桑植县的洪家关、陈家河一线。那些沉重的辎重连队在后面，但他并未留下护卫辎重连的警卫部队。红军钻了一个空子：给他一个打尾不打头的战术。

这种战斗布局引起贺锦斋的兴奋，他高声嚷嚷：“改变了打蛇只打七寸战术。”

贺旋龙将贺锦斋的嘴捂住“不要高声大叫，让敌人的探子知道就坏事了”。他悄悄地问红一师师长“你的部队先调出去了？”参谋长黄鳌说道：“已经埋伏在陈家河，只待敌人的辎重车队过来就开打。”

贺旋龙站在陈家河的制高点，待罗启疆最后一个团走到陈家河大桥的中间，他一挥手“给我打！”霎时间，在陈家河大桥前面和中间以及尾后同时响起了枪炮声。桥南头，敌人旅参谋长调头往桥当中跑，突然“轰”的一声，大炮将他炸死。

罗启疆站在桥南头大喊：“马团长快领全体人员过河，掩护辎重连！”

马大发领全团跑步涉水过河。陈协平从隐蔽的山坳中站起来，命令红一师：“给我打！”敌人一千多士兵被红四军三方包抄狙击，辎重连全部被消灭。贺旋龙与黄鳌参谋长领兵打退了前往石门方向逃跑的残兵转身问道：“这一仗打得怎样？”陈协平组织后勤人员清点物资——机枪二十挺、钢炮八门、粮食五千多斤。

芦冬生走到大车旁，抓起酒和大块火腿海喝起来。贺旋龙匆匆赶来“芦团长领你们全团支援石门。”

罗启疆被红四军追到泥沙，过了渫水，坐在临时指挥所旁的一家饭店门口，要求李觉调兵前来支援。

鄂西守军李觉接到电报，立即派出他的三十八师五十团支援罗启疆，他给湖北省李南星总司令打电话说：“喂！司令，快给我派增援部队，共军将三十四旅的人打死完了，连参谋长在内死伤一千多”。

李南星又将他的十四军从东南方向调来，支援石门。从常德、桃源、石门、太浮山阻击红四军撤出桑植、石门一线，从五雷山、观目山进入罗启疆的包围圈。

湘西特委接到紧急电报：要求湘西特委从湖南各县抽出得力的干部支援石门，组织南乡游击队，发动工人、农民起义暴动，支援红四军的主力开去鄂北鹤峰、五峰阻击鄂军袁条东的清剿。同时发动鄂北各县的游击队进行反围剿，打击敌人。

于是，贺旋龙针对目前的形势，按党中央的指示，成立湘鄂西边区特委。湖南省委从湘北各县抽调汪毅夫等各县领导进入石门，领导南乡暴动，支持红四军的对敌斗争。贺旋龙率红四军立足鹤峰，以马坪为主要根据地成立湘鄂西边区特委。

石门县委书记曾庆轩根据红四军前委指示，在石门南乡各区成立了区分队，而且每分队又组织游击小队，由袁任远、郭天明、陈协平等领导，他们在石门南乡的磨尚岩、花薮坪、五雷山、太浮山等地进行反围剿的对敌斗争。

石门县委根据敌人包围、清剿、布防和进攻的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县立中学召开了秘密会议。县委书记曾庆轩对大家说：“我们决定提前起义，发起暴动，现我们共有几万人，由四个支队分三路游击指挥，总指挥是余汉初，政委是袁任远。现在请余司令布置兵力和攻打的目标和任务。”

余司令摊开军事地图。他用木棍指点：“第一路：打广福桥，由江振吾带五百人去攻打；第二路：由李东任领五百人进入太浮山与桃源第四纵队攻打临澧的余氏桥；第三路：一千人由陈协平领导攻打桃源的介溪河，他是本地人有利于指挥；第四路军人马共两千人，由袁任远政委率领四、五支队先攻打五雷山和花薮坪的磨石和盘市。如险情出现可以往观国山撤退。由贺渊泉和张学俊支队长带二百红四军同志前去掩护暴动的同志，如暴动失败，则退入五雷山和星德山，与太浮山的游击纵队汇合，共同抗击敌人。”

袁任远政委最后说道：“我们与正面的国民党相斗以外，还要防止内部的叛徒告密、反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家必须沉着、勇敢、机智，我们的目的是将国民党的走狗‘罗棒棒’即罗启疆赶出石门。余司令与曾书记坐镇指挥，我们出发。”他说完之后带领三支队与六支队出发了。陈俊仁支队长最后发誓：“生与敌人血战到底，死以报效党，将最后

一滴血洒在石门的土地上”。各支队都出发了，最后他与石门县委书记说：“不成功、则成仁，假若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你俩去找红四军。这是红四军前委的留言。”

南乡暴动开始了。每个区的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在我党组织的少数纠察人员的领导、掩护下都拿起刀、枪、梭镖、锄头、棍棒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土豪劣绅，攻打各地的镇、乡政府；打盐局、银行。人们都行动起来，打得天翻地覆。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一心将石门南乡革命搞得红红火火。

罗效之的司令部驻扎在后街。他怕群众找到，杀他的头，悄悄地躲在石门学校，暗中指挥，他对马团长说：“如暴动的人还不停止，可以开枪、打炮。尤其在中心区见到反抗、起义的就格杀勿论。”敌人开始疯狂的镇压，更激起人民的反抗。石门南乡各地以及毗邻地域都遭到敌人的镇压屠杀。

至今，在去白洋湖的路旁还能看到一位姓陈的烈士的墓。其碑文详记，字迹有些磨损。据老乡所说，这位烈士是一位红军战士，负伤后被抓。敌人将他的脚筋砍断，用钢绳穿连，两个团丁前牵后赶，押向刑场，最后被敌人用枪托砸死，七八天不准收尸。横尸数月，臭气难闻，蛀虫满身，高度腐烂后，群众才将他就地安葬，并立碑祭吊。

战斗非常激烈残忍的进行了十多天。在敌人疯狂的镇压下，南乡各地区的支队，大部分被打垮、冲散了。最后剩下第三支队长张学楷领着共产党员向松山，李临川等地撤退。他们倔强战斗“同志们！我们到了最后时刻，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了，我们只有往观国山上边打边撤”。他们到了半山腰，敌人步步紧逼追上来大声喊“谁说出你们支队长赏光洋一百”。在接近观国山庙时，敌人蜂拥过来将游击队团团围住。一位敌排长问：“谁是你支队长？说出来保证你们不死，而且还给你们就地吃喝。”大家不说不吃也不喝。敌排长用枪口对准他们五六个人要枪毙的关键时刻，有个警卫员将张学楷推了一下：“就是他。”这个叛徒供出来了他的领导张学楷。敌排长将张学楷拉出来枪毙了，随后又供出了他的父亲。父子俩为了石门的家乡父母，最后壮烈牺牲。

观国山最后战斗的五人全部被敌人打死，壮烈牺牲。南乡暴动最后被国民党镇压了，县委书记曾庆轩在石门县后街被枪杀了。虽然石门南乡暴动被镇压，但石门老革命根据地的烈火仍然未被扑灭。桃源的陈协平和郭天明及石门县委未牺牲的李良耀等几位同志迅速前往鹤峰搬兵寻找红四军。

第五章 阵前救孤

牺牲师长贺锦斋 女儿无依动地哀

老总托孤与鹏举 潜入罗部十余载

南乡暴动接近尾声，为扭转战局，湘西特委派陈协平与芦冬生去鄂西找红四军。红四军在贺旋龙的领导下与国民党鄂军展开反围剿的斗争。他们在鹤峰山区转战犹酣。陈协平初次去鹤峰，在崇山峻岭寻找耽误了时间，经八个月的时间才在斑竹园找到贺旋龙、蹇前任以及他们领导的红四军。贺旋龙闻报石门南乡暴动失败，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遭受到大屠杀，甚是悲痛和气愤，命令参谋长黄鳌，率红四军立即撤出鹤峰狠狠地攻打叛徒“罗矮子”与候东汉。于是红四军各部队的领导贺锦斋、芦冬生陈鹏举等立即整队，丢掉累赘，轻装出发，去追赶石门的敌人。前后方的事情难于处理，尤其后方的家属问题无法安排。蹇前任说道：“有几个领导都有孩子怎么带走？你想过了没有？”贺旋龙幽默道：“谁要他们早结婚生儿育女？”

蹇夫人一脸通红：“那你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追我？一军之长不带个头还说要一个儿子接你的班？”

他说着转入正题：“不结婚岁数大了谁和我们一起闹革命？问题是要处理好他们的孩子，尤其是贺锦斋的女儿，长得水灵灵的。今年多大了？锦斋。”贺锦斋说：“她妈壮烈牺牲后连女儿也未照料好，谁知道多大了，大概八九岁了！”蹇前任又说道：“还有陈协平的陈伢儿，